

百年
红
屋

44.572
1524

百年紅屋

刪本佑

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百年红屋

蒯本佑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125印张 2插页 153千字

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300册

*

ISBN 7-5059-1921-0/1·1345 定价：5.20元

第一章

一条大河劈开风流镇。

这条河是通扬大运河。

风流镇离通城二十来里。河东为东镇，河西为西镇。这里养育着我的祖宗们，也有我。

东镇起初只有三户人家，是道地的土著。南来北往的渔船、货驳、木排泊岸栖息。旷日持久，多了房屋，有了店，渐渐成了街。说是街，也是半爿，门面全朝河。街上的店名取得挺有趣，用的是单数：一品香茶馆，三星杂货铺，五味苏菜斋，七贤士酒家，九寿中药堂；西镇的房屋简陋，参差不齐，住的大多数是外来落户的人家。

此镇山高皇帝远，与世隔绝，一时成了避风港，投奔者源源不断：有善良懦弱，走投无路，挣钱糊口的老百姓；有奸淫抢劫，杀人放火，泼皮无赖之徒；有经商发财，投机倒把的商界人物。三教九流，鱼目混珠，七戏子八叫街九卖糖的大有人在。优胜所长，劣胜淘汰，这正是风流镇后起为先，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。

镇上人家的男婚女嫁，是狼山没后壁，远敬外来人。因

此，就发生了许多令人可信不可信的风流韵事。

民国九年，一个漂漂亮亮、壮壮实实年轻的下河侯赶条毛驴驮荸荠茨菇来镇上卖，售完，天已黑了。他便叩一家店铺门，店堂有人问：“哪位兄弟！可是借宿？”汉子应道：“是嘞。”门开了，出来一个年轻女子，浅浅一笑道：“大哥请哟。”那姑娘的声音甜丝丝的，叫得下河侯不好意思，涨红着脸跟着进了屋。姑娘端上酒菜，服侍他吃饱喝足。吃喝时，姑娘已经备一盆温水，让他洗浴。这个下河侯，幼年丧母，从小没有母爱，此刻感激不尽，然而他不晓得，这位姑娘已到婚龄，择婿哩！一双水灵灵的眼睛，透过窗纸的小孔，朝里扫描：那下河侯宽厚的胸膛，健壮的身躯，隆起的肌子肉。

下河侯上床后，久久睡不着，闭上眼睛，姑娘的身影就在他眼前晃动。恍恍惚惚间，钟楼已传来十二下响声。迷糊中，门帘一掀，晃进个人影，他一惊，刚要喝问，黑影“嘘”一声，进来的正是那个姑娘。那姑娘一声不响，脱了衣服，赤条条的身子贴紧了下河侯。

下河侯奇迹般地领略了女人风情。

早晨，下河侯欲走，那姑娘抖开被单给下河侯看，被单被血染红了一朵花。

“我是黄花闺女……”姑娘说。

“那，你说咋办？”

“生米煮熟饭，你留下当掌柜。”

“我怎么能留下！家里等钱用！”

“你个杂种坯子，可晓得只有白吃鸡，没有白日×。”姑娘伤心说：“算倒，强扭的瓜儿不甜，把驴留下，滚蛋！”

一条驴困女人一觉，回去怎么向爹交代，下河侯过街拐

巷出了镇，进了河滩上的柳树林，抱着脑袋大哭一场，一夜没睡，躺在树下睡着了。这一觉竟沉沉睡到太阳落山。醒来时，突然想起昨夜的事，心中又涌起千般风情，接着又痛骂自己贪图女色丢了驴。天黑了，他悄悄地溜到店铺后院，他看见驴，驴也看见他，很思念地叫了两声。他走过去摸驴的脸，突然驴昂头张开大嘴一口咬住他的手不放，这时屋里有人出来，是那个姑娘。

“大哥，你就不走了。”

“不行！”下河侯说。

“你嫌我？”姑娘哭了。

下河侯急得支支吾吾道：“不是不肯留下哇！我穷哩！”姑娘止住哭，睁着泪眼说：“我不嫌你穷。这些年来我已挣了许多钱啦！”直等下河侯同意留下，驴才松开口。

驴通人心，天意。

二

下河侯是我的爷爷。

那女人是我的奶奶。

翌日，奶奶请了镇上的媒人，择黄道吉日，和我爷爷结秦晋之好。拜堂成亲进洞房，竟缠缠绵绵，情深似海。到第二年奶奶生下我爹。

爷爷欣喜若狂，煮一大锅鸭蛋，涂上鲜红的颜色。“发红蛋啰！发红蛋啰！”爷爷吆喝着挨家挨户送红蛋，奶奶没有爹娘，爷爷无须到丈人家“求生”。养儿才知父母恩，奶奶深感贍养“上人”责无旁贷，吩咐爷爷接曾祖父。自从爷爷落魄

风流镇，心里却惦着曾祖父。此刻大喜，抱着奶奶嚷嚷：“孝顺的婆娘！孝顺的婆娘！”十个月来，爷爷既当老板，又当伙计，每日赶着驴上城进货。每次不忘替镇上人捎这带那。爷爷人缘好，加上奶奶经营有道，因此生意兴隆得很。爷爷日夜兼程，赶到下河家中，然而曾祖父很犟，带他个人不走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下河水乡十年九年涝，要走大伙儿一齐走。爷爷也是义气之人，自作主张，率领七亲八姑一大帮下河人来到风流镇。

奶奶豁达，好吃好喝招待，众人过意不去，坐吃山空，小店养活不起几十户。世上三百六十行。下河人都有一技之长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运河两岸的河滩上，搭起许多芦苇棚屋，还有许多下河船干脆拉上滩岸，风流镇一下子多了许多水上人家。他们勤劳、勇敢，发挥一技之长：有打渔捞虾的，有行船磨豆腐的，有补锅补碗的，有编竹筐做篮子的篾匠，还有进纱厂打工的……他们很快找到事做了。爹爹满月那天，下河佬们带着婴儿衫裤、项圈、锁子、镯子等礼物来喝满月酒，同饮徽子茶，共庆人丁旺盛，子孙绵长。

爹是在风流镇出生的第一个下河人后代，倍受移民们的宠爱。爹爹满周岁了，人们不请自到，嚷着庆贺一番。盛情难却，奶奶吩咐办满期饭，开桌前，桌上摆满纸、笔，文房四宝，还有各式吃的、玩的。爹瞅瞅这，望望那，一把拖过算盘，拨得珠子剥啦啦的响，众人大笑道：“这个侯将来是个有出息的人物灯儿。”

“水酒一杯，聊表寸心！”爷爷举起大海碗，狼山没后壁，敬重远来人，外公一口气喝了大碗酒，哈哈笑道：“我侯养儿子托大圣菩萨的福哩。”酒过三巡，菜上五味，外公指着

外婆隆起的肚子对奶奶说：“生下女的给你家做婆娘。”

外婆说：“高攀啦！”

曾爷爷捋捋胡子说：“咱下河人说话算数。”

“当真？”

“当真。”

“干！”

两只大酒碗举起一饮而尽。外公抱着我爹举起，爹冲出好刚烈的尿，满桌涨水，好兆头啊！

四座皆惊，唏嘘不绝。

有人说，我爹将来不得了，不是文才也是武将。有的人说，我爹必定光宗耀祖，富贵有余。有的说，我爹脾气刚烈，速找只活鸡，让他蹲下来“抓鸡”，以此试一试他的胆量。还有的人对外公说，我爹阳盛，成年后娶上婆娘肯定生双胞胎。

爷爷嘴角笑道：“养儿胜似爹嘛！”

奶奶高兴地宣布一件大事：“造房！”

三

众人响应：有钱钱帮忙，没钱人帮忙。

砌房造屋百年大业。从此扎下下河人的根！

爷爷奶奶请来年已古稀的风水先生，看风水选址。酒菜相待，敬若上宾。酒足饭饱之后，由爷爷带领到准备建房的地方“看地”。风水先生将罗盘摆下，左盼右顾，如此这般说上一通，然后定下方位。爷爷按奶奶的要求，照富家大户“动土”的敬神仪式，摆好数张方桌，供上整猪、整羊、雄

鸡、鲤鱼、糕粽，挂大红桌帏，摆香炉烛立，供财神、土地、鲁班菩萨神马。爷爷身穿长袍马褂，明烛高香，行三拜九叩大礼，同时鞭炮齐鸣，烧化黄钱元宝，排场非凡。然后在风水先生指引下，于准备建房的界址四角，由爷爷用大锹挖土，坑内放进茶叶，米粒，打下木桩，再用泥土覆盖，桩头露出地面尺许。

“动土”半年，择日开工了。建房之始，爷爷先在施工现场两边各插一根高高的竹篙，上挂竹筛、镜子、柏树枝、芝麻秸。寓意粮食满仓，儿孙满堂，今后的日子象芝麻开花——节节高，更有照妖镜高悬，鬼怪妖魔不敢来。开工后，除“开工酒”、“收工酒”，正式宴请外，每日三餐饭菜，另加上下午两餐点心老酒，俗称“五顿头”。“上梁正逢黄道日”，一个大“福”字倒贴在大梁中间，同时在后边梁中间贴上“太公在此，百日禁忌”的红纸条，中柱贴上喜庆楹联。上梁时两边房架中柱各置一张木梯，两位木匠老师傅同时登梯而上，嘴里念念有词，说着押韵的吉利话。

脚踏金梯步步高，

王母娘娘把手招，

问她招的什么事，

招的福如东海浪滔滔。

脚踏金梯步步高，

王母娘娘把手招，

问她招的什么事，

招的财神菩萨捧元宝。

……

当天梁上好装正，下面鸣放鞭炮，以示祝贺。上梁的木

匠师傅一边用斧头有节奏地敲大梁，边继续说口话。

金花朵朵银花开，

手抄鱼笼托上来，

你抄你的狮子头，

我抄我的狮子尾。

狮子摇摇摆摆象舞龙，

狮子养得肥肥胖，

先买田来后买庄，

大富大贵出在你府上。

封了大官还嫌小，

子子孙孙中阁老。

爷爷喜气洋洋，满面春风，将奶奶事先封好的红包分发给工匠。下梯时，两位师傅接着说：

左脚伸来右脚伸，

脚踏的是金盆，

金盆里头四个字，

万事如意福满门。

黑漆大门朝南开，

新砌瓦房亮堂堂，

两头砌的子孙富贵堂，

中间堂屋元宝堆满仓。

.....

木匠师傅下地后，连声向爷爷道：“恭喜发财！”

新屋独门独院，四周有高墙护卫。

院内是“三明暗五”的格局，屋脊两头高起略弯，呈水牛角式。中间堂屋凹进去一架梁处砌墙安门、留下廊檐，东

西两边房间各开一扇窗户。从远望去，大门似嘴巴，窗户象眼睛，加上又高又尖的屋脊角，犹如水牛的头面。大门那幅楹联：“向阳门弟春常在，积善人家庆有余。”俗话说：“有钱造座朝南屋，子子孙孙享天福。”

这座新屋与镇上住家房屋不同的是，外墙青砖，屋面小瓦，但它的梁、檩、柱、门、窗、地板全是涂的红漆。大门也是。图吉利，象征下河家族兴旺发达。

有气势！镇上人络绎不绝地来参观，叫它红屋！

参加红屋落成典礼的下河人纷纷送来贺礼：有匾、米斗、烛白、新锅、新碗、竹篮、淘箩。不晓得是谁送只大红灯笼，挂在门檐下，照出三槐堂的字样。

遗憾的是，那头为爷爷和奶奶的爱情牵线的驴，第二天再也没爬来。这是个忠诚主人的牲口，在建造红屋中日夜运输建筑材料累垮了，它为下河人开创新世纪累死了。

第二章

四

爹接到上城开会的通知，回家向娘告别：“秀芬，我要上城参加运动，你当心身子。”

“孩子爹，等雨停了再走吧！”

“不能，上级通知六点报到。”

“你呀，离开部队许多年，还是……”

“搞阶级斗争不比动刀动枪的差劲啊！”

雨象倒下来似的。河水猛涨。稠密的雨连成一片，分不清河与岸，仿佛成了水的世界。娘开了门，又关上。望着爹的脸，哀求说：“云轩，我不拖你的后腿，可这么大的雨渡船过不来，你怎上城？”

“鬼天气，刚刚还开太阳，说变就变了。”

“耐心等一等，雨会停的，雨会停的。”

娘祈祷着。

雨没有停。爹瞟一眼案台上的那座钟。指着娘的怀，叮嘱道：

“你当心。”说完，打开门迎着瓢泼大雨走了。

娘痴痴地望着雨天。

“娘，什么叫运动？”

娘摇摇头，没有回答。

那天夜里，我进入糊涂的梦乡，一会儿被风吹上了天，一会儿被雨水淹没了；再过一会儿，眼前又出现了汪洋大海，娘和我坐在木盆里，旋转着，旋转着，我很害怕，大气不敢出……，朦胧中，我仿佛看见爹在风雨中吃力地蹒跚。

“哐”！风突然撞开了门。娘惊醒了，她拖着呈抛物线的身子下床，拿根木棍顶上门，我害怕得把头缩进了被窝。迷糊中，爹出事那天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眼前。天黑得象锅底，娘缝了一大叠准备妹们出世用的尿布，腰痛得厉害，脚也浮肿了，便躺在床上等爹回来。聆听着外面的动静，却始终听不到爹的脚步声。半夜时刻，门外有人叹气，但不见叩门，娘很惊讶，往日爹回来的第一句话总是问：“有动静吗？”然后便侧着头把耳朵贴在娘肚皮上听。今天不对劲，爹有什么不顺心事？老将头埋在胸前，两手不停地挠头，象犯了错误的孩子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爹问。娘说：“完了，完了！”爹的脸色很难看，肌肉在颤抖，牙齿也咯咯响。

“什么事？你——。”

“昨天收购棉花的钱没有了。”爹失魂落魄，喃喃地说。

“多少钱？”娘惊愕地问。

“三千块。”

“汇报领导了吗？”

“怎么能汇报？运动一个接一个，汇报不等于秃子抓虱子往自己头上放！公司管理差，你说丢钱，谁证明！谁信！就是

领导信，我也不能这样做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卖房子垫上公款。”

“只好这样啦！”

“别无选择！”

爹写帖子，手抖索不停，撕了几次才写好。贴好卖房帖子的这天夜里，娘生下一对双胞胎妹妹。

屋漏偏遭连夜雨，卖了红屋搬家后，天就没晴过，连日下雨。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谁也没办法。爹站在门前，望着雨天，长吁短叹。他说来说去还是那个词“倒霉”！

“卖已卖了……”娘悲哀地说。

“你说得轻巧，卖已卖了！”

“怪谁？”

“住口！”爹冲娘大声喊道。

“你应该如实的汇报领导的嘛！”

“汇报屁用！”爹捶着自己的胸口，嚎叫道：“天哪！我真该死，我对不起祖宗啊！爹啊！娘啊！我对不起你们啊！”

娘脸上湿淋淋的，不知是泪水，还是屋顶漏下的雨水。雨大了，爹站在门前，固执得很。娘去拉站在檐下挨雨淋的爹，却被爹一搯倒了。爹一跺脚，蹲下身，搂着娘，捏她的人中，虎口。好久，娘才缓过气来，爹抱着娘放上床，焦虑地来回走。

“我哪有钱修这破屋？”爹转身伸出手捧着我的脸，嘀咕着：“儿啊！你不怪爹吧！爹是为了清白才卖了红屋呀！爹责任心不强，该死！该死！真该死！”说着他又狠狠地抽打自己的耳光。

“算倒，只要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！”娘望着爹可怜的样子，很难过。劝慰说。

“卖房子垫上公款！”爹说：“别无选择！”干爹娘木头似的站着。

爹写帖子，手抖索个不停，抽打自己的嘴直到娘朝他下跪，才罢手。

“孩子爹，何苦啊！”

五

爹贴在街上的帖子是我的干爹揭下的。他拿着帖子就匆匆地找我爹，劝爹别卖祖上留下来的房子，并递上一叠钞票，慷慨地说：“家里又多二口人，开支大，拿去花吧！”

爹不为之感动，冷冷地说：“无功不受禄。”

“咱兄弟不是外人，留下！”

“你买我的房子，钱就留下，不买，钱带走！”

“轩侯，你……你……”干爹叫爹的小名。可爹的脾气象块钢，硬得很。干爹生气了。脱口而出：“那我买啦！”干爹说的是气话。

“大丈夫，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。”爹说。

“我若反悔，五雷轰顶。”两个男人顶足牛劲。

干爹叫程天柱。

干娘叫俞莲子。

解放后，干爹干娘不留念加拿大的瓦兹海湾恬静的风光，湛蓝的海水，欣然踏上归途。事业上的拼搏、进取，他属于勤奋、开拓者。他获得学位，取得累累成果而名留海

外。唯一遗憾的是：爱情没有成果。回国后，政府安排他们的工作，一切就绪，干娘抽暇串门，来到我家，她抱起我，吻我。她身上的香气和她的传奇浪漫色彩一样，香甜得很。

干娘叹了口气。

“你怎不带孩子来玩？”娘问。

“孩子？天晓得他（她）什么时候出世！”干娘悲哀地说。她耸耸肩头，甩一下那烫卷的长发，感叹道：“人生在世，修行不全妻子才录唷！”

娘安慰她：“会有的。”

“洋大夫检查过。我怀孕的可能性太小啦！”

“锁侯拜给你做儿子。拜过就会有的……”

“快叫我娘，快叫娘。”干娘心花怒放，逗我叫她。

我还不满期。见娘解衣服，想吃奶，叫娘了。娘对干娘说：“锁侯叫你。”干娘开心笑了，连声应道：“乖儿子，乖儿子，儿子乖乖。”

爹不在家，干娘来了。她说：“怎能乘人之危，夺人之好？”可是事情发展到这地步怎么收场呢？两个女人感到辣手得很。

“你找云轩说说。”

干娘亲自找爹谈了几次，爹说再考虑考虑。

爹恐怕架不住感情而妥协。果断垫还公款又卖了家俱，在西镇买了一座无人居住、年久失修的破房子。

搬家那天，呼呼的北风，路很难走，湿润润的，光滑滑的。爹娘各抱一个妹妹，我和哥们恋恋不舍地离开红屋，时不时回头眺望彼岸。

走进新家，我们都呆了，四壁黑黢黢的，屋顶见天，老

鼠在屋梁上窜来溜去，吱吱叫。

“该死的黑屋！”

从天堂走进地狱，失去的更觉美好宝贵啊！

“天柱说，红屋还让我们住，钱慢慢还，他还说那天说的气话，叫你别记心上。”娘劝爹说。

“那等孩子们能挣钱再赎回来。”

“真犟头！”

每逢刮风下雨，爹的情绪极坏，骂天、骂地、骂偷钱的贼，还骂买红屋的干亲家。

“不准你和东镇往来！”

“东镇的谁？”

“程天柱！”

“你不讲理，自己出的事……卖了红屋……反怪别人，真是莫名其妙！”娘哭了，很伤心。她晓得爹的心里不好受，每次争吵都忍让，也非常痛苦。但是，娘一忍再忍，终于忍受不住爹的怨气、馊气，她说：“你请众亲来评理，怎么老把气出在人家程先生的头上！”

爹把门关得山响：“你疯啦，家丑不可外扬，嚷什么！”

“天哪！”娘朝祖宗牌位跪下，呜呜咽咽……

创业难，守业更难！

爹卖了祖宗传下来的红屋是1956年的秋天。这一年的秋天老不见晴。风风雨雨的，纸包不住火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卖红屋的事很快传到众亲耳里。接着就发生一桩家族大聚会。